

黑水丛书 第一集

黑龙江志稿_上

万福麟 监修 张伯英 总纂 崔重庆等整理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黑水丛书 第二集

黑龙江志稿

万福麟 监修 张伯英 总纂 崔重庆等整理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黑水丛书 第三集

黑龙江志稿_下

万福麟 监修 张伯英 总纂 崔重庆等整理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黑水丛书

第一集

黑龙江志稿 上

万福麟 监修 张伯英 总纂 崔重庆等整理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黑水丛书

第二集

黑龙江志稿 中

万福麟 监修 张伯英 总纂 崔重庆等整理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黑水丛书

第三集

黑龙江志稿 下

万福麟 监修

张伯英 总纂

崔重庆等整理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黑)新登字第1号

责任编辑:唐忠民

封面设计:宣 森

黑 龙 江 志 稿

Heilongjiang zhigao

万福麟 监修 张伯英 总纂

崔重庆等 整理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179号)

黑 龙 江 省 统 计 局 印 刷 厂 制 版 印 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插页 6

字数:2 400 000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 000

ISBN7-207-02242-5/K·218 定价(上、中、下)99.00元

《黑水丛书》编委会

主 任 单荣范 杨光洪

副 主 任 陈凤翠 潘恒祥 田兆民

常务编委 李兴盛 任国绪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田兆民 许子荣 任中杰 任国绪

吕观仁 陈凤翠 李兴盛 单荣范

崔重庆 潘恒祥

前 言

爱国主义,对于祖国的深沉热爱与无限忠诚,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打开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从纷纭复杂、扑朔迷离的大量史实中,不难发现,有无数的仁人志士,在危难之际,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祖国与民族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谱写出许多壮丽的诗篇。但是,一个人对于祖国的爱,往往始于对于家乡的爱。家乡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风土人情、历史沿革、先贤业绩及历代文化典籍,都会激发人们热爱家乡,进而热爱祖国的高尚情操。很难设想,一个对于家乡冷漠无情的人,会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由此可见,地方古籍的整理与传播,不仅对于弘扬与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教育子孙后代,激发人们爱乡,进而爱国的感情,对于我们今天所从事的精神文明建设,都会起到巨大的借鉴与促进作用。

此外,我国古籍不仅记录了大量政治、军事、文化、教育、民族与民俗等方面的文献资料,而且也记录了我国先民从事生产斗争、社会实践的经验总结及其有关的生产与科技知识等经济方面的文献资料。这对于我们今天所从事的物质文明建设,也会起到巨大的借鉴与促进作用。可见,古籍整理对于促进我国两个文明建设及四个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而黑龙江的古籍整理,除了具有上述意义外,又有其特殊意义。

黑龙江地处我国东北部边陲,既与许多外国(如俄罗斯、朝鲜、蒙古及隔海相望的日本)为邻,又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黑龙江的古籍整理,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黑龙江,建设黑龙江,对于落实民族政策,加强与国外联系,也是十分有益的。可见,黑龙江的古籍

亟需整理刊印。

黑龙江的古籍亟需整理刊印,不仅取决于上述重大意义,还取决于下面两方面因素。首先是黑龙江古籍从未系统整理刊印过的落后现状。对于地方古籍的整理刊印,内地各省由来已久,尤其是明清以来,更是蔚然成风。其整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单独刊印,另一种是以编辑丛书的方式刊印。鉴于丛书具有“搜残”、“存佚”的作用,便于读者阅读及古籍的保存与流传,因此以刊刻丛书的方式整理古籍,从明清以来就更为流行,成为一种风尚,而地方古籍之整理,也多以丛书的形式(即“郡邑丛书”)刊印,并形成一个小高潮。据《中国丛书综录》著录,从清代中叶至民国,郡邑丛书共75种(自然,还不完备),其中省级者十七八种,如今河北、湖南、湖北、广东、云南、贵州、陕西、山西、安徽、江西、辽宁等均刊有省级郡邑丛书。而府、州级者更多(个别者为县级)。近年来,在党中央的关怀下,编辑并刊印地方丛书又形成一个新的高潮。如四川的《四川史地丛书》、福建的《八闽丛书》、江西的《豫章丛书》、云南的《云南史料丛书》、西北的《西北史料丛书》等及一些单独刊印的地方文献,都在规划与陆续刊行之中。至于东北,辽宁正编《辽海丛书》续集,吉林的《长白丛书》也已出版了四集。可是黑龙江,从严格意义上讲,还从来没有系统整理与刊印过这类地方古籍。这种情况表明,黑龙江的古籍整理已远远落后于其他省区。其次是黑龙江的古籍已经成为亟待抢救的对象。黑龙江的文化虽然相对落后于中原地区,但有关地方文献仍不在少数,据初步考察,仍有六七百种之多(当然,每种字数多少不一)。这些古籍,有的由于印数少,至今已传世无几;有的是孤本、善本书,至今已面临失传之危险;极个别者还有三百年前的稿本,更是吉光片羽,弥足可珍。即使常见的版本文献,如果现在不去抢救刊印,数十年或百数十年后,也会散佚、损失殆尽。根据上述原因,抢救并继承这份文化遗产,整理与出版这些文献,

已经成为刻不容缓之事。有鉴于此，我们在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决定成立一个编委会，整理与编辑黑龙江历代文献，出版一套大型的系列丛书——《黑水丛书》。

我们之所以命名为《黑水丛书》，乃是考虑到黑龙江古称黑水，而辽宁、吉林所刊印的文献丛书也是以古地名“辽海”与“长白”命名的。这套丛书，将与《辽海丛书》、《长白丛书》鼎足而立，成为整个东北地区地方文献丛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相信，《黑水丛书》的出版，对于积累与传播古代文化，对于研究黑龙江古代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对于黑龙江乃至祖国的文化建设，对于繁荣社会主义出版事业，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黑水丛书》编委会

一九九二年十月

《黑龙江志稿》整理工作委员会名单

主 任 崔重庆

副主任(以姓氏笔划为序)

李先耕 李兴盛 周凯山 凌家民

委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逸生 王文民 卢思君 冯 宇

吉敏捷 刘淑兰 李少鹏 李 冰

李 彤 杨庆辰 何雅妮 陈长喜

陈淑芳 邹新华 张云霞 张秀芝

周世成 赵桂荣 胡新中 柳成栋

徐树恒 教军章 萧伯冬 孙光妍

工作人员

何俊芳 刘雪松 吴隆文 马宝玉

吴传伟 李静霞 徐宣全 邹雪松

周明辉 陈天鹰 程早霞 郭龙川

郑丽昆 王秀凤 梁艳君 宋晓安

滕国林 高亚琴 范文学 刘传江

前 言

1887年(清光绪23年),黑龙江将军恩泽奏请皇帝纂修黑龙江通志,但尚未着手,即告搁置。1914年,黑龙江巡按使朱庆澜成立通志局于齐齐哈尔,开始搜集资料,撰写初稿。此后由于各种原因,时作时辍,几经易手。1929年,万福麟主政龙江,聘请张伯英主其事,历时三年,全书脱稿。由于尚有缺略疏漏,故定名为“志稿”,而不称“通志”。1933年,由万福麟出资,在北京印刷问世。由酝酿到成书,凡三十余年,始成此我省目前唯一的一部省级通志。足见修志之不易。

《黑龙江志稿》包括地理志、经政志、物产志、财赋志、学校志、武备志、交涉志、交通志、职官志、选举志、人物志、艺文志,凡十二类,又附大事志(四卷),计一百八十余万字(不计标点符号)。全面地记述了历史沿革、自然条件、人文风貌。对认识龙江、开发龙江、治理龙江,均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可谓资治当今,嘉惠后人。

原书未加标点,字形复杂(包括繁体字、异体字等),错讹亦复不少;给今人阅读该书,带来诸多不便。因此,我们加以校勘,标点,对繁体字、异体字也代之以规范的简化字,重新整理出版,以便阅读,以充分发挥该书的作用。

盛世修志。我省正在编修社会主义的新省志。整理旧志,对今日编修新志,也将有其一定的参考价值。

我们整理出版《黑龙江志稿》,得到了省政府领导的关怀与支持。省财政厅文行处、省教委科研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黑龙江大学科研处也都大力支持。刘雪松同志、责任编辑唐忠民同志给我们以许多具体的帮助。我们在此一关表示感谢。时间仓促,水平有限,

错误在所难免,敬祈各界予以批评指出。

《黑龙江志稿》整理工作委员会

1992年8月10日

整 理 说 明

本次整理以《黑龙江志稿》1933年铅印本为底本。为了便于今天的读者,在整理中我们进行了以下处理:

一、将原竖排本改为横排本。原双行夹注改用小号字排印。

二、将原来的繁体字、异体字改为规范的简化字,仅个别专名用字按习惯保留。

三、标点以国家语委及新闻出版署修订的《标点符号用法》为准。由于原书编写者按惯例对引文多有剪裁改动,所以一些引文整理时未加引号、删节号。同样,有些书名号也予以省略。

四、底本所引用诸书,整理时一般均查核原书校勘。原编者剪裁隐括若与原文并不矛盾者,则一仍其旧;若有矛盾或影响理解者,则径加改正,并酌出校语,缀于卷末。其中交涉志部分从《东华录》诸书所引之摺、片、批、谕及若干条约,凡在康熙、雍正、咸丰三朝者,均按《清代中俄档案史料选编》所录之档案校改,以存史籍之真,其它部分则以底本为准。

这次整理工作由黑龙江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崔重庆教授组织,参加整理工作人员以本所成员为主,共计48人。

《黑龙江志稿》整理工作委员会

1992年8月10日

黑龙江志稿序

往读《吉林通志》，见其历述创始之艰，慨然于成功不易，而考定山川，综合人物，若自矜详慎异于他志，心窃慕焉。民国十八年奉命主黑龙江省政，政府有省志编纂室，编纂四、五人。询省志原委，则言民国八年所成志稿，有繁芜失当者，有阙略过甚者，重为芟刈排比，行之有年，迄未成书。因以属之张君勺圃，为筹专款，听其荐聘名宿暨原有编纂各员，商榷体例，期宜于今而不戾于古。凡例既定，分任纂辑。应补行采访者，令各县局依限造送，欲其克期成书也。乃议甫定，而边衅起，应聘而来者坚欲回车，不得已移局北平，分纂或留省署，勺圃往来其间，其不能如同聚一堂，计日程工者，势也，故原定成书之期，亦复迟又久。今日获观厥成，揆诸昔时，毅然更始之心，如释重负。书之缺陷，勺圃已详言之，而予则有说焉。迁《史》八书，班《书》十志，高文典册，冠绝古今，不免刘子元之指摘。《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竟以互有短长，未能偏废。正史犹且如斯，而欲百万馀言之方志完全无疵，此必不可得者矣。《吉林通志》序曰：“修志之难，尚矣，而于《吉林通志》犹难。”岂知所举之难，黑龙江又远过之。且中更非常之变，视甲午、庚子尤酷。倘非迁徙一部于北平，则十数年积存之旧稿，与夫攸关历史之案牒，将尽付劫灰。今犹有数十卷书布于当世，供留心东北边事者之参考，前此，固无此巨制也。志之为书，非一成不变者，异日增修于本书，范围扩而精之，如大辂之有椎轮也，幸矣哉。

中华民国二十有一年六月农安万福麟

黑龙江志稿序

民国二十一年六月，黑龙江通志局总纂铜山张君伯英，以书成见告，且曰：“书成，子之志也，乌无可言？”驷兴曰：“可。”回忆前黑龙江将军荆州恩壮敏公创议修志之日，盖阅三十六、七寒暑矣。当壮敏公于光绪二十一年自吉移江，驷兴实赞军幕，适《吉林通志》甫成书，东三省独黑龙江无专志，每一论及，壮敏尝不悻。是时，北京会典馆驰檄各省，督修会典、輿图，江图总纂为武进屠主事寄，壮敏因约，俟会典、图成，即改輿图局为通志局，聘屠主事总纂通志，屠君亦慨然任之。次年，拳匪乱作，俄军压境，寿公殉节，屠君与驷兴亦先后去江矣。民国初年，山阴朱将军庆澜巡按是邦，驷兴任绥兰道尹，云阳涂君凤书任使署政务厅长，乃开局于城西之藏书楼。一时文彦毕集，如万县史太守锡永、崇仁黄太守维翰、夔门张太守朝墉，皆分任纂修。未及二年，因事辍业，诸君风流云散。张君临行，曾手交辑成之稿十五巨册于局中，后亦不知所在。滋可惜也。民六以后，海城鲍督军贵卿、黑山孙督军烈臣，先后兼长民政，江宁郑君谦与驷兴相继任省政厅，郑君先聘浙江连孝廉蟾，纂修未就，驷兴商请以杭城金太史梁开局于旧都。未几，历城吴督军俊升莅江，驷兴忝摄省政，私谓是书之成指日可卜。不谓连年军兴，库空如洗，修书之费往往愆期，金君遽将编辑未竟之稿缴还省署，虽以桐城张孝廉延厚补金君之所未竟者，因循数年，亦未卒业。驷兴老矣，尝慨然于此书观成，恐不及待矣。农安万君福麟，督江二、三年，世局渐就统一，边防清暇，征文考献，殊多缺略，尝以通志未成为憾。乃属铜山张君伯英广罗史材，分类编辑，博观而约取，援古以证今，并为筹